

湖北省作家协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 编



《张居正》评论集

ZHANGJUZHENGPIGLUNJI

張
居
正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省作家协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 编

《张居正》评论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评论集/湖北省作家协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0

ISBN 7-5354-2683-2

I. 张…

II. ①湖…②华…

III. 传记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968 号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二炮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0 千字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为某一部作品编辑出版一本评论集，无论在湖北省作家协会，还是在长江文艺出版社，都是很不多见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了呢？这里，有必要作一简要交代。

在中国，历史与文学有着深远的因缘——我们最早的叙事文学就是历史书，最好的历史著作皆为文学。《左传》、《史记》，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称《史记》是“无韵之离骚”；马悦然 2001 年 11 月在耶鲁大学的讲演中说：“我认为《左传》是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最乐于把部分生命贡献给《左传》的翻译。”中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是《三国演义》，也是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小说。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大部分演的是历史故事。二十世纪前期，鲁迅、郭沫若等大师都写过历史小说。到了六十年代之初，又出现历史文学创作的小高潮。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就是那个时候出版的，由此构成湖北当代文学的特色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杨书案、二月河、赵玫等人的多部历史题材作品，也成为这个社图书的重要品牌特色。

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和作家、政治家和老百姓中

间，很多人都有点历史癖。为什么人们对历史怀有恒久不衰的兴趣？为什么在高科技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的今天，历史小说、历史题材的影视片有那么多受众？理论应该正视创作和接受的实际，我们需要对此作深入的理性的思考。

而今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家拥挤在地球村里，各种文化交流、碰撞、融会。置身于这个大背景下，直面西方强势文化的洪涛，探索和反思本土民族文化自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解民族的历史，认识它的潜质和负累，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如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文艺是大众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雨果、列夫·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它们通过书写历史而发挥文学塑造国民魂灵的作用。无可讳言，历史文学还有很强的娱乐性质。历史中的兴亡盛衰、人物的升沉荣辱，是有趣味的故事。我国早期的讲史是在勾栏瓦舍里由艺人说唱，现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给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观众提供优雅的休闲。是否重视历史文学，关系到是否尊重群众的审美需求。

历史文学的繁荣，要求对它作理论的探讨。诸如：历史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和它的历史哲学蕴含的关系，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否可以允许多种处理方式存在，文学家的历史观与历史家的历史观应该在哪些地方一致、在哪些地方有别，历史文学作品能否体现和怎样体现时代精神，对人物的褒贬评价的尺度怎样把握……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大题目。

《张居正》出版以来，受到文学界以及读者群广泛的重视，对它的评论文章很多，其中有不少文章涉及上面提及的理论问题。对这部作品，大多数评论者给与了正面的良好的评价，同时也有文章提到它的一些不足，还有一位评论者作出基本否定的

判断。本书客观地收录表述各种意见的文章，我们认为，分歧与论争有助于认识的深化。编辑出版这个集子，有利于总结创作的得失，提高创作水准，把历史文学创作推进到新的高度，也使我们的文学组织工作、文学出版工作强化已有的特色并且推进到新的高度。

王先霈

2003年12月3日于武昌

目 录

评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形象·····	何西来 (1)
《张居正》与历史小说创作·····	何镇邦 (20)
古道悲风·····	刘锡诚 (36)
一部匠心独运的历史小说·····	江晓天 (42)
青史自凭后人说·····	吴秉杰 (45)
还原历史中的文学·····	贺绍俊 (55)
历史的艺术化与戏谑化·····	蒋 巍 (65)
历史小说作家的历史观·····	王先霭 (68)
才思与气度·····	陈美兰 (78)
走进原型·····	涂怀章 (82)
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随想·····	樊 星 (87)
走向“大失败”的结局·····	於可训 (96)
一个情字，如何了得·····	昌 切 (101)
权利、文化与王朝的命运·····	周新民 (110)
中国文化的真史诗·····	董子竹 (122)
《张居正》编余拾零·····	周百义 (127)
厚诬与粉饰不可取·····	马振方 (138)
厚诬乎？粉饰乎？·····	王春瑜 (160)

拒绝“戏说”历史	胡榴明 (169)
历史的诗化	范奇志 (171)
读《张居正传》	金 庸 (175)
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史实精神和当代意识	邵 滢 (179)
熊召政与他的《张居正》	蒋 林 (195)
文思：在历史的空间中纵横	蔚 蓝 (200)
《张居正》：改革的辩证法	曾 军 (214)
文学，在历史的风云中散了一次步	张 贞 (224)
铁血悲歌映丹青	李焜娜 (236)
人生四季，历史循环	李 潇 (247)
为什么要写《张居正》	熊召政 (254)
让历史复活	熊召政 (258)
传媒报道	(266)
索引	(276)
后记	(279)

评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形象

何西来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为数不多的干出了一番事业的宰辅名臣，熊召政选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作为自己长篇新作的主人公，并拿他的名字做了这部四卷本小说的总题。在熊召政的笔下，张居正既是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又是全书结构的中心和支点，因此，这个人物的成败，关系到全书的艺术水平和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就作为艺术形象的张居正，谈一些看法，以就正于专家、读者和作者。

一、那是一个打上了张居正性格烙印的时代

《张居正》展开描写的时间跨度约十一二年，即隆庆六年到万历十一年。隆庆皇帝朱载堉驾崩之后，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盟，取得新即位的万历帝朱翊钧、特别是他的母亲李太后的信任，驱逐了同为顾命大臣的高拱，升任首辅。这是张居正第一个，也是最关键、最带基础性的胜利。正是这个胜利，成为此后由他主持并推行的“万历新政”的奠基礼。语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不谋，而是想谋而不可得。所以谋政，首先是

谋取权位，有了权位的桢杆，就能够实现其所谋之政，就能够实现其政治抱负。张居正正是这样做的。当时，万历帝只有十岁，还是孩子，两宫太后又久居宫帏，即使像李太后这样很有见识的人，也很难直接秉持朝政，他们只能把权柄交给信得过的重臣，由他统驭。他们选择了张居正。这就为张居正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

张居正以帝师之尊，首辅之重，独秉朝纲。他不仅利用自己的权位，厉行改革，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而且按照圣帝明君的标准和要求培养幼主，并严格规范他的行为与思想。虽然作为臣下，张居正手中的权力受制于李太后母子，他必须很谨慎地处理好这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关系，取得他们的宠信，但是实际上，一应军国大事，都由他来决断和掌控。这种摄政的地位，从他做首辅，到他去世的10年间，基本没有变过。而他又是一个干练的能臣，接手的是一个荒淫昏病皇帝留下的烂摊子：官员贪墨，吏治腐败，豪强巨室聚敛无度，国库空虚，税制混乱，社会矛盾空前紧张，诸多弊端积重难返，王朝统治风雨飘摇。这些无疑增加了他施政的困难，成为对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的严峻考验，然而，同时也为他作为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改革家施展才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张居正抓住了这个机遇，他知道那个时代需要什么，他能做些什么。他是一个敢于任事，有行动精神，有坚强意志，果断而又有足够谋略的人。通过“万历新政”的实施，他给自己主政的十年，留下了自己性格的印记。在朱明王朝延祚的276年间，称这10年为“张居正时代”，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熊召政通过对张居正的描写，带起了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描写，这是因为张居正的位置处于那个时代最高权力

的核心，从对他的描写入手，便于联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便于描写各色人群的生存状态。熊召政正是通过对张居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三教九流的不同人物命运的描绘，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说一个历史人物给他生存的时代打上了自己性格的烙印，是说这个历史人物适逢其时，按准了时代的脉搏，在影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些重要方面，起到了阻碍或推动的作用。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意志、决断和行动，影响潮流的行进方向，而且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重要，某些历史过程的迟速和轨迹，包括行进方式，甚至都会受到各种历史人物的性格的影响。以张居正的情况而论，在他主政期间，推行了许多带有战略性的改革措施，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利益与命运，并且最终影响着施政的全局。

就我的阅读印象而言，熊召政对此显然是相当自觉的。他把人物对时代的影响和时代对人物的制约，都具象化到具体的细节、具体的生活场景、具体的命运浮沉和性格冲撞中去，只是在最终的合力方向上，体现出张居正左右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在时代环境的描写上，作家虽然主要着力于主人公一系列改革举措及其激起的社会反响的描绘，然而他也往往荡开去，写一些与此不甚相关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场景，如写冯保去白云观礼拜丘神仙时，对于白云观庙会的热闹情景的描写等。此类描写所在多有，虽然与情节主线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展开并无多少直接关系，但在具体文化历史氛围的营造上、增强环境描写的实感上、丰富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节奏上，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总之，熊召政在他的《张居正》里，由对主人公张居正的描写，带起了对张居正那个时代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让读者仿佛

能够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图景，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基本统一，这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在影视作品“戏说”成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因而对观众和读者形成不可容忍的误导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二、权力“铁三角”

张居正摄国，独掌朝柄，令行禁止，言出法随，实际上处于权力运作的制高点。但在名分上，他却不是最高统治者，而只是朱明王朝的臣工，哪怕是位居首辅，也仍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这“一人”，当然是小皇帝朱翊钧，但因为还是孩子，所以他的意志，相对于张居正而言，其实主要来自乃母李太后。所以张居正之上的这一个人，在万历帝成人并亲政之前只能是李太后。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是双重的，一方面信任他的忠心，欣赏他的人格和政治智慧，几乎支持他的一切政治举措，相信他能够辅佐自己的皇儿坐稳江山，她甚至把对小皇帝的教育培养大权一并交到他的手里；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寡居的聪慧美丽的年轻女人，她的内心也还萌动着某种隐秘的不便明言却又确实存在的爱悦之情。在《张居正》里，熊召政写李太后与张居正的这种关系，写得充分、含蓄而又极有分寸感，是颇见功力的。可以见出这位作者洞幽察微的眼光和深入肌理的艺术想象力。李太后需要张居正这样的能吏、干吏为她和她的儿子撑持朝政，至少在她的儿子能够独自主政秉钧之前；而张居正也需要自李太后那里获得支持，获得他手掌重权的合法性，使他的想法和举措，变为“圣意”，以“圣旨”、“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张居正必须小心谨慎地，竭忠尽职地维护好这个关系，加强这个关系，不能有半点差错。只要这个关系稳定，他就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既能重权在握、一言九鼎，而又不亏忠直干练的名节。

冯保在以张居正为核心、为主导的摄政时期的权力结构中也

处于重要的地位。冯保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又在张居正的配合下，先是赶走了先帝颇为宠信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取而代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又暗结张居正，罢了躁急跋扈、颐指气使的首辅高拱的官，使张居正得以自次辅升任首辅。冯保长张居正五六岁，身历数朝，老谋深算，掌控内廷。明代中叶之后，内廷权重，司礼监主事者常常干预朝政，其权势不时盖过外廷。外官亦多有购买和勾结内廷而谋求升迁者。冯保也是这样。熊召政对此有充分的描写。在内廷，冯保的权力受控于李太后母子，以李太后的宠信为前提，情况略同于百官首领张居正。但也有不同，李太后对他的尊重是对一位忠顺奴才的尊重，却从未将外廷重权托付给他，他在朱翊钧那里的地位也只是“大伴儿”，而不是如张居正似的威严的帝师。但是他的地位很重要，来自内阁和百官的奏折要经过他而递给皇上和太后，皇上和太后的旨意又常常通过他而传达给内阁及文武百官，这种上传下达的关键地位，使他身价倍增，何况他还掌控着东厂和锦衣卫，掌控着钦犯的定讞司法大权和派眼线（特务）对文武百官实施的侦察、监视之权。

张居正是聪明透顶的大吏，他既能在冯保的鼎力襄助下夺得阁揆的权位，当然也就懂得保有这权力时与冯保结成政治联盟的重要。不仅如此，就是他推行的一些重大举措和改革，也都离不开冯保的支持，只要冯保从中做梗，他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何况是开创“万历新政”这样事关全局的一系列战略步骤。冯保和张居正都很懂得他们的政治结盟的重要，这关系，无论对于谁，都是性命攸关的。他们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始终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之中。连他们的管家徐爵和游七，亦私交甚好。

然而，冯保又是一个狡黠、贪婪、残忍的人，他受贿、贪

财，集奴性与狼性于一身。这就不能不在张居正整肃吏治、惩办贪墨官员时产生一些龃龉，有时甚至濒临较劲的边缘。比如惩治胡自皋一案，就碰上了与冯保较劲的事。胡自皋因购买冯保而官至两淮巡盐御史，张居正当然知道他与冯保的关系。巡盐御史是尽人皆知的油水很大的肥缺，是冯保的重要财源。然而胡自皋犯案，证据确凿，不能不惩治。张居正绞尽脑汁，严办了胡自皋，却保护了冯保不受牵连，最后还买了冯保的面子，放胡一条生路，没有问成死罪，只以流放结案。冯保对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也心知肚明，不得已而舍亲信以自保。用一句现代的表述方式来说，张居正和冯保的关系，是在根本利害一致的大前提下，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虽有斗争，但却绝不至于闹僵，决不会撕破面皮、从而导致联盟破裂。

这样，在李太后和冯保与张居正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以张居正为主导的大的利害关系相一致的权力联盟，熊召政称之为“铁三角”。这是一个左右当时朝政、号令天下的权力铁三角。这个铁三角由于其自身权位和利益的考虑，既能够彼此协力、相互声援，使张居正厉行改革的重大举措得以实行，取得实绩，同时又决定了这些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甚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的悲剧性。

张居正的性格被熊召政写得充实又丰富，他的性格的多个层面，是在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被渐次展示出来的。在《张居正》里，所有人物都与主人公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在诸多关系中，铁三角的关系还是最基本的。这种关系不只是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关系，也是性格之间相互冲撞出火花的关系，体现出他们各自的思想、品性、情感波流、人性欲望等的关系。张居正的性格的一些主要方面，就是在与他们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同时，李太后和冯保的性格也是在与张居正的关系中，

被作家的传神笔墨凸现出来的。

应该说，李太后的形象也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笃信释佛，冯保取得她的宠信，就是拿了胡自皋花3万两银子买的那串佛珠进献给她的结果。她明大体、识大局，知道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宾天之后朝局的危急之处，也明白她们孤儿寡母的势单力薄之处。她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在内廷，黜孟冲而用冯保；在外廷，则废高拱而擢居正，应该说都是正确的决断。虽是妇人，却无“妇人之仁”，而是在关键时刻，在最关键的用人问题上，敢下决心，毫不犹豫，毫不手软，行动果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马换将，把最后的拍板权牢牢地操控在自己的手里。她让足智多谋的张居正懂得，自己的首辅是她给的；能给予，当然也能像对待高拱那样剥夺。张居正常常感到的天威难测，在朱翊钧渐渐成年之后是指朱翊钧，而在这之前，则是指李太后。当然，如前所说，李太后内心深处还不时涌动着某种不便明言，而当事人又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于张居正的爱慕之情，这是要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才能分析出端倪的东西。应该承认，熊召政对此的描写艺术分寸掌握得极好。

如果说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态度是尊重、爱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深信不疑，那么，冯保对张居正的态度则是一种敬重，其中又包含了几分戒惧、几分警惕，有些时候还使用一点小智术进行牵制。从艺术上看，这个形象甚至比李太后还写得丰满、写得立体。比如写他的书法，写他的度曲和抚琴，看似闲笔墨、闲情趣，却也并不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单从文笔上看，也斐然可观。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这个铁三角写好了，作品的基本骨架也就立起来了。在此中，当这三个人先后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万历新政”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三、在豪强巨室的殊死反对中推行改革

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是厉行改革的结果，他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改革家的历史地位，也是在“万历新政”的推行和创造中，渐渐确立起来并得到后世的公认的。

改革，在任何时候都是物质利益的再分配，有人失，有人得。获益者会兴高采烈，欢呼雀跃；丧失者则会如丧考妣，拼死反对。哪怕是如张居正这样的意在维持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非常不彻底、非常有限的改革，也不例外。

无论是从有关的历史著作，还是从熊召政所创造的历史画卷中，都不难看出张居正面临的严峻、险恶的社会环境和官场风浪。他要维持朱明王朝的统治，从而保住自己的权位，就不能不革除那些由来已久的弊端，缓解已经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消弥、至少是延缓危机的爆发，这就必然会把改革的严重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张居正的改革，多数都带有抑制豪强巨室的性质，如作品写到的苏木胡椒折俸、稽查籽粒田收成以及此中弊端、整顿吏治、惩办贪贿、还有清丈天下田地、实行“一条鞭法”税制等。所以，张居正的改革虽使得普通百姓受益，使国库充盈达到有明一代之最，从而出现了延续近十年的“中兴气象”，但是他却因此而得罪了一大批勋臣贵胄、豪门巨室、皇亲国戚。他后来的人去政废、祸延子孙、差一点被掘墓鞭尸，就与这些人对他的仇恨有关。

正因为改革是对着豪强巨室的巧取豪夺而来的，侵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他们便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盘根错节的关系和网络，拼死反对。这就成了对张居正的改革决心和施政魄力的考验，不仅考验魄力，而且考验他的政治智慧。在熊召政的笔下，张居正敢于任事、多谋善断的人格魄力，就是从这接踵而至的严峻考验中被读者领略到、感悟到的。

然而，也有为难的时候。如果说清丈田亩时，面对山东的衍圣公孔贤和武阳侯薛汴，无论他们怎样刁钻、怎样权高势重、上下勾结，他都好下决心，敢于碰硬，捕起来再说。但是，一旦事情碰到现在的皇亲国戚头上，特别是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和弟弟李高的时候，就让张居正颇费踌躇了。他不得不绕行，不得不开后门，不得不做必要的让步。由于李伟的贪鄙、小器，在诸如籽粒田征税等问题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豪强巨室们，总是把他推到前面打头阵，给张居正出难题。不看僧面看佛面，他能把当今圣上的外公和舅舅怎么样呢？比如李伟在籽粒田的租税上比往年多损失了些银子，王崇古便把20万套戍边将士军棉衣的制作交给了这位武清伯，张居正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谁知李伟贪得无厌下手太狠，截留银子太多，以致棉衣质量低劣，冻死长城上戍边士卒19人。事发之后，朝野议论汹汹，武清伯演了一出假自杀的闹剧。张居正不仅没有从武清伯手里追回他截留的20万两银子，不伤他一根毫毛，而且只是处死邵大侠、惩办胡自皋了事。

豪强巨室，勋臣贵胄，皇亲国戚，既是封建皇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这一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柱。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抛弃这个特殊利益群体，而只是要对他们稍加节制，从而防止下层民众揭竿而起、导致王朝倾覆的可怕后果。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张居正所有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改革，也会改到自家头上。张居正的父亲张老太爷，倚仗儿子的权势，在张居正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地方贪官的献媚，把一千余亩公田据为己有，而且隐匿逃税。此事被派往荆州主持税改的金学曾发现，上报张居正。这件事令张居正异常震惊，也令他难堪。他平素对家人子弟约束甚严，但事情出在父亲身上，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这也是对他改革决心和意志的考验。他